



皇朝文鑑

五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二

記

墨君堂記

蘇軾

淨因院畫記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莊子祠堂記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放鶴亭記

蘇軾

文與可畫墨竹堂偃竹記

蘇軾

南安軍學記

蘇軾

成都府運判廳譙思堂記

文同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東軒記

蘇轍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

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情繫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雄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靈凌厲以觀其操崖石聲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

世而不遷善者昔人其第之澤而賢守令撫循
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
山川風物之美賦詩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
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
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子餘歲而蒙未有
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闢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胥徒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
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車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
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事
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
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植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
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並尊之也至矣然余

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諱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唯唯而肝肝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斲然變容
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事執巾櫛舍者避
席湯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諱王
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餽然後陪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
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文章名
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瀾流陸走黃塵改田蒼莽行者
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
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
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惟石以為巖草蒲葦蓬蒿有江
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異草有京洛
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
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蟹芻茹可以饒四方之
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

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己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盡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殺牲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

堂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殺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 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航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

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第之澤而賢守令撫循
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
山川風物之美賦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
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
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十餘歲而蒙未有
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聞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
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
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
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
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直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
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

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譚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寔然變容
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
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譚王
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
而味者勒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
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瀾流陸走黃塵陵田蒼莽行者
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
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
浸以為陂地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
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
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
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芻茹可以餽四方之
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

下有與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
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
府君始家靈璧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
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
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
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
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則志其身必不仕則
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
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者徂於利而忘
返於是其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
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
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
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
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
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
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
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
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
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
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

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
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
之麓外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
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
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
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
而美飛且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
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
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
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
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
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夫蓋其為物清遠
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
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
公好鶴則棄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
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
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
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

感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欲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湖谷之間兮麇蒼苔而復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蚻以至于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子如此子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

子以為有道者則非取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子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練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為轆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轆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絨綃掃取寒梢萬尺長子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綃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綃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若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詩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三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筍簞谷偃竹遺子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筍簞谷在洋州與可嘗令子作洋州三十韻發筍簞谷其一也子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留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發卷而哭失

設其昔曹子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
載與奇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
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內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
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
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
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禮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賜之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
也春秋傳曰秦承齊儀燕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
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以射
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
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
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謠諠諷諭之言
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
者則威之屏之黷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
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
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解而序黜者三則

僅有存者由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主蓋所後
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
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
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
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
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
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
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
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
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熙
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
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
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
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
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
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
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
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
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
潮州軼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

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載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矣學生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媿於古人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譙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字之大吾 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負萬里旁裁直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底財賦祭僚吏宜布威惠續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劍南西川原壘衍沃吐庶豐穀金縉紆紫夫灑地發裝觀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謂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新藏去其所謂佐者既非觀敵捕紫歲月著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閱顯與主者儀形無缺缺始去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疎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其翦然猷遠蓬藿所泚者未遑營之職方負外部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靜演

省劇隱謀董慘濬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今復杖節臨鎮於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斤其地墻為一圍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屢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霽延簷衝欄擁衛廳戶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板奇巒秀巖發遠思于其上鮮葩珍木悅真賞于其下寬表可以觴賓佞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宇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少其略刻置字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夫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

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耄相與求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顧食豈不大關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邊豆有列饋相有位百年之發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邊即之汗灑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一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償觸蛟螭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天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沒沒而

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去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潛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計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欵斜補其地缺關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筍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恠顏子以單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采

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
 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
 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
 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
 帛子艾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
 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
 死生之為變而况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
 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
 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
 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且其不可得哉若夫孔
 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
 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
 今既以譴求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
 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田田里治先人
 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
 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三

記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遺老齋記

蘇轍

司馬溫公布衣銘記

范祖禹

湖學田記

顧臨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適南亭記

陸佃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山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
 合漢馮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
 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
 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
 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
 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
 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凡席
 之上舉自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
 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

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聘驚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畧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父余蒙恩歸自南荒安於穎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五岳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

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憲曲盤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穎濱遺老也蓋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真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然其間與士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沒雷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衣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衣隸書百有十字白景仁惠者端明教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

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
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
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
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
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
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
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
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
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
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
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
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
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
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
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
儉云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
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
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秉與其為力固勤矣

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為心固周矣
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
不費去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去爾夫
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也大而易窮
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
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具與學著於天下
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
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
能父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
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為郡
始為辦學資漸以及諸生寔後者繼胡公者或增
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
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適會太守鮑侯軻恤其
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齊州
杉楊涇有民訟田頗年不決官將兩筆之鮑侯喜
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于轉運使願得貸錢購
所爭之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
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墾濟之
惠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為學糧歲可以食
百員夫棟宇之固易墮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

之息可以需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
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為
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親而不顧噫不明乎善
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為重可取也鮑侯去之
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董養之道術而有於其
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壞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著
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
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
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
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夏濶秦而已戰國以對執
灑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
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者
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
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
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
會皆重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置大夫天下有免而
無生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
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

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
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 眞宗皇帝增置言事
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
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
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
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
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太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
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
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
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又之亦廢至 神宗
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
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
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看東西獄七年
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
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託于元豐
垂七十年寔以圯壞 神宗皇帝倂圖程工以授
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御取陰
殺之義又形勢卑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
事闕門東鄉增庫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模宏遠矣
繼志述事屬于後人 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

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負姑省營築闢門比鄰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充爽過之門闌耽耽堂堂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園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樓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濫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籬苟宇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 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願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隱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

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 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為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葢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

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歷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剎。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聞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香真風帆。隱映有甍。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道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飛飲而賞焉。水轉挹。轉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隨官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闔州以為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習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暗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真一山而已。況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層布卜肆。魚鹽之間者乎。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尚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為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令止鄉亭。輕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數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早具糞。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誠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至榆莢。葱韭。口有常數。三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蠶。養蠶。織履。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幽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抗志以壯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新治體。親細務。以

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兩廡至摧圯政閑事隙謀以葺之遠訪諸侯路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庠深廣舉適准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庫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有以謹其藏賓客庠館含有以享其安歇亭榭以資覽詠宇庖突以備燕饗凡為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為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也客有踐其境造其門升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墉立而壯門闕關而大輿阼別而正園倉廩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槩如此故予樂為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他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其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非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藝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矣舜禹臯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之所不得廢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體數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彝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况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蓄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者矣每得傳摹圖寫漫盈卷軸尚病窳然未能